

第四二九册

博物彙編

藝術典

醫部

(雜)
其全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Z 225

1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七十八卷目錄

醫部彙考五十八

黃帝靈樞經十二 病本篇第二十五 雜病篇第二十六 調經篇第二十七 口問篇第二十八 師傳篇第二十九

七 口問篇第二十八 師傳篇第二十九

藝術典第七十八卷

醫部彙考五十八

黃帝靈樞經十二

病本篇第二十五

張志聰曰內無問答辭乃申明上下文脈逆之義

先病而後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後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後生寒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泄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調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後中滿者治其標先病而後泄者治其本先中滿而後煩心者治其本有客氣有同氣大小便不利治其標大小便利治其本病發而有餘本而標之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後治其本謹詳察問甚以意調之間者并其甚為獨行先大小便不利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也 調去

馬蒔曰此言凡病皆當先治其本唯中滿及大小便不利者則不分為本為標而先治之也夫先病日本後病曰標故凡先生初病而後病勢逆者必

先治其初病之為本若先病勢逆而後生他病者則必以病勢逆之為本而先治之也凡先生寒病而後生他病者必先治寒病之為本若先生他病而後生寒病者則又以他病之為本而先治之也凡先生熱病而後生他病者必先治熱病之為本若先生泄病而後生他病者則亦以泄病之為本而先治之也蓋病有不同必且先調其本乃治其他病耳唯有先生他病而後中滿者則不治其本而必先治中滿之為標至于先生他病而後生泄病者則亦治其他病之為本而不治其泄病之為標也然不唯中滿為標者之當治雖先生中滿而後生煩心之病則中滿為本亦必先治中滿矣夫不分為本為標而必先治中滿者何也正以人之病氣有二病本不相同而乃彼此相傳者謂之客氣也有二病之氣本相同類而乃彼此相傳者謂之同氣也即如先中滿而後大小便不利者乃病之同氣也正以有中滿之病者必至于大小便之不利耳此則必先治大小便不利者之為標而不治中滿之為本也若大小便利者則先治中滿之為本而不必治大小便之利者矣且百病之標本當分而虛實之大勢宜審即如病發而有餘則邪氣勝也當先治其本以瀉其邪而後治其標則諸病可漸平矣所謂本而標之也此凡病先治其本之謂也病發而不足則正氣虛也當先治其標以去他病而後治其本則本體自可補所謂標而本之也此中滿大小便不利先治其標之謂也且百病之生也有五臟相尅而病勢日甚者謂之甚如

肝尅脾脾之類是也有五臟間傳而尅者未甚者謂之間傳肝傳心心傳脾之類是也諸當察其間甚以意調之問者病證并行而勢懸遠者病證獨行而脈重者謂之中滿與大小便不利者謂之泄瀉行泄瀉之病也此言大小便不利而後生泄瀉者亦治大小便不利之為本而後治他病之為標也蓋以中滿對別病而言固必先治中滿若以中滿對大小便不利而言則又先治大小便之不利也此與素問標本病傳論相同乃治病者之樞要也

張志聰曰此承前數章之義分別標本外內先後之治法焉先逆先寒先熱者先病天之六氣也先病者先病人之經氣也先病而後逆者人之形體先病而後致氣之厥逆故當先治其本病先逆而後病者先感天之六氣病吾身之陰陽以致氣逆而為病者故當先治其天之本氣先寒而後生病者先感天之寒邪而致生六經之病故當先治其本寒先病而後生寒者吾身中先有其病而後生寒者當先治其本病先熱而後生病者先感天之熱邪而致生形身之病故當先治其天之本熱天之六氣風寒熱濕燥火也人之六氣六經三陰三陽也人之陰陽與天之六氣相合故有病本而及標者有病標而及本者此節以先病為本後病為標泄者脾胃之病也脾屬四肢而主肌肉他病者因脾病于內而生四肢形體之病故當先治其本病必且調其脾胃而後治其他病焉中滿者腹中脹滿脾胃之所生也先病而後中滿者因病而致中滿也則當先治中滿之標病而後治其本病先

病而後泄者因病而致飧泄也當先治其本病而泄自止矣脾所生病者上走心為噫先中滿而後

邪正虛甚者獨補其正此補瀉間甚之要法也如先大小便不利而後生他病者當治其二便之本病又無論其邪正之間甚矣

煩心者脾病上逆于心也故當治其本病夫人之臟腑形骸經脈血氣皆本于脾胃之所生上節論天之客氣與人之陰陽外內交感而為病此論人之本氣為病又當以脾胃為根本也所謂先病先逆先寒先熱先泄中滿之為病有客氣而有同氣者也客氣者天之六氣也同氣者吾身中亦有此六氣與天氣之相同也有客氣之為病者有本氣之為病者皆傷人之正氣傷則氣不化而二便不利矣故大小便不利者治其標大小便利者治其本蓋客氣之病從外而內本氣之病從內而外大小便不利者病氣皆入于內故當治其標而從下解大小便利者病氣皆在于外故當治其外之本

雜病篇第二十六

馬時曰內論雜病不一故名篇

病六微旨論曰少陽之上火氣治之陽明之上燥氣治之太陽之上寒氣治之厥陰之上風氣治之少陰之上熱氣治之太陰之上濕氣治之所謂本也本之下氣之標也蓋以風寒暑濕燥火六氣為本以三陰三陽六氣為標有餘者邪氣之有餘不足者正氣之不足故病發而有餘本而標之先治其風寒暑濕之本氣而後調其三陰三陽之標謂當先散其邪而後調其正氣如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當先調其陰陽而後治其本氣此標本邪正虛實之治要也再當謹察其間甚以意調之問者邪正虛實之相間故當并其治蓋以散邪之中兼補其正補正之內兼散其邪甚者謂邪氣獨盛或正氣獨虛又當獨行其治如邪氣甚者獨瀉其

厥挾脊而痛至頂頭沉沉然目眩眩然腰脊強取足太陽膈中血絡 厥胃滿而腫腎漂漂然暴言難甚則不能言取足陽明 厥氣走喉而不能言手足清大便不利取足少陰 厥而腹響響然多寒氣腹中穀穀便澀難取足太陰

馬時曰此言刺厥病諸證之法也厥逆為病挾脊而痛至于其頂頭則昏沉而不能舉目則眩眩然而不明腰脊皆強而不能屈伸此乃足太陽膀胱有邪也當取其膈中之穴曰委中者以去其血絡也 厥逆為病胃滿而腫其腎則漂漂然而有涎出唾下之意猝暴難言甚則全不能言此乃足陽明胃經有邪也當取胃經之穴以刺之 厥逆為病其氣上走于喉而不能言手足皆冷大便不利當取足少陰腎經之穴以刺之 厥逆為病腹中響響然而氣善走布且多有寒氣又穀穀然而有聲大小便甚難當取足太陰脾經之穴以刺之

陰乾口中熱如膠取足少陰

馬時曰此言刺陰乾口熱之法也陰咽乾燥口中甚熱其津液如膠之稠當取足少陰腎經之穴以補之水王則火衰也

張志聰曰夫所謂厥者有病在下而氣厥于下者有病在下而厥氣上逆者如上節之厥氣走喉而不能言乃少陰之氣上逆于喉也此邪病少陰之氣而氣厥于下也蓋心腎水火之氣上下時交少陰之氣厥逆于下而不上交于心則火熱甚而陰乾口中熱如膠矣取足少陰以散逆氣而通水陰

張志聰曰此論客氣厥逆于經而為雜病也足太陽之脈起于目內眥上額交巖從巖入絡絡還出別下項挾脊抵腰中太陽之氣主于膚表客氣始傷太陽則經氣厥逆而為頭目項脊之病故當取足太陽膈中血絡以瀉其邪足陽明之脈起于鼻交頰中挾口環唇循喉嚨入缺盆下膈本經曰中于面則下陽明蓋中于面之皮膚則面腫下于陽明之經則為胃滿腎漂諸證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也陽明之脈循喉嚨逆則氣機不利故暴難言甚則不能言也當取足陽明之經以瀉其邪足少陰腎脈循喉嚨挾舌本厥氣上逆于喉故不能言腎為生氣之原氣逆故手足清腎開竅于二陰故大便不利當取足少陰以通其逆氣腹乃脾土之邪廓氣厥于內故腹響響然太陰濕土主氣為陰中之至陰故寒氣多而穀穀然如水濕之聲也地氣不升則天氣不降故澀便難取足太陰以散厥逆

馬時曰此言刺厥病諸證之法也厥逆為病挾脊而痛至于其頂頭則昏沉而不能舉目則眩眩然而不明腰脊皆強而不能屈伸此乃足太陽膀胱有邪也當取其膈中之穴曰委中者以去其血絡也 厥逆為病胃滿而腫其腎則漂漂然而有涎出唾下之意猝暴難言甚則全不能言此乃足陽明胃經有邪也當取胃經之穴以刺之 厥逆為病其氣上走于喉而不能言手足皆冷大便不利當取足少陰腎經之穴以刺之 厥逆為病腹中響響然而氣善走布且多有寒氣又穀穀然而有聲大小便甚難當取足太陰脾經之穴以刺之

馬時曰此言刺厥病諸證之法也厥逆為病挾脊而痛至于其頂頭則昏沉而不能舉目則眩眩然而不明腰脊皆強而不能屈伸此乃足太陽膀胱有邪也當取其膈中之穴曰委中者以去其血絡也 厥逆為病胃滿而腫其腎則漂漂然而有涎出唾下之意猝暴難言甚則全不能言此乃足陽明胃經有邪也當取胃經之穴以刺之 厥逆為病其氣上走于喉而不能言手足皆冷大便不利當取足少陰腎經之穴以刺之 厥逆為病腹中響響然而氣善走布且多有寒氣又穀穀然而有聲大小便甚難當取足太陰脾經之穴以刺之

之上清

膝中痛取犢鼻以員利鍼發而間之鍼大如釐刺膝無疑

馬蒔曰此言膝痛者有當刺之穴當用之鍼也膝中痛當取足陽明胃經之犢鼻穴以刺之其所以用之鍼則第六曰員利鍼者必發其鍼而又間刺之非止一刺而已也此鍼取法于釐鍼微大其末反小其身令可深納長一寸六分刺膝用之而無疑也

張志聰曰按以上乃邪客陰陽之氣而為氣厥即有見經證者乃邪在氣而迫及于經也此以下復論邪入于經而經脈之厥逆故曰鍼大如釐刺膝無疑九鍼論曰六者律也律者調陰陽四時而合十二經脈虛邪客于經絡而為暴痹者也故為之治鍼必令尖如釐且圖且銳中身微大以取暴氣此邪客于足陽明之經而為膝中痛者當以如釐之鍼而刺膝痛之無疑也意言邪在氣而致氣厥者當取之氣穴邪客于經絡而為經痛者當取之經穴無疑也 張開之曰暴痹者不從氣而轉入乃直中于脈而為脈痹也犢鼻乃足陽明胃經穴不因于氣故曰取犢鼻而不曰陽明以下取手足之三陽者經氣之合病也

喉痹不能言取足陽明能言取手陽明

馬蒔曰此言喉痹者當審其能言不能言而分經以刺之也

張志聰曰喉痹者邪閉于喉而腫痛也足陽明之脈循喉嚨挾于結喉之旁故邪閉則不能言矣當

取之足陽明手陽明之脈在喉旁之大故能言者取手陽明

瘧不渴間日而作取足陽明渴而日作取手陽明

馬蒔曰此言瘧證者當審其渴不渴間日作而分經以刺之也

張志聰曰瘧氣隨經絡沉以內薄間日而作者其氣舍深內薄于陰而不得出足陽明之脈屬胃絡脾應地氣之在下其道遠故間日而作地為陰故不渴手陽明之脈屬大腸絡肺應天氣之在上其道近故日作天為陽故渴也 沈亮辰曰按素問瘧論云其間日者邪氣與衛氣客于六腑而有時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數日乃作夫手陽明者肺之腑手太陽者心之腑手少陽者心主包絡之腑此三腑者主氣主火而應于上故渴而日作足陽明者脾之腑足太陽者腎之腑足少陽者肝之腑此三腑者主血主水而在下故不渴而間日作獨取手足陽明者身半以上手陽明皆主之身半以下足陽明皆主之

齒痛不惡清飲取足陽明惡清飲取手陽明

馬蒔曰此言齒痛者當審其惡冷飲不惡冷飲而分經以刺之也胃經惡熱不惡寒大腸惡寒不惡熱故刺之者如此

張志聰曰手足陽明之脈循絡于上下之齒足陽明主悍熱之氣故不惡寒飲手陽明主清秋之氣故惡寒飲 莫雲從曰齒痛病在手足陽明之脈惡清飲不惡清飲手足陽明之氣也此因脈以論氣因氣以取脈脈氣離合之論蓋可忽乎哉

聾而不痛者取足少陽聾而痛者取手陽明

馬蒔曰此言耳聾者當審其痛與不痛而分經以刺之也

張志聰曰手足少陽之脈皆絡于耳之前後入耳中手少陽秉三焦之相火故聾而痛手陽明當作

手少陽

聾而不止衄血流取足太陽衄血取手太陽不已刺宛骨下不已刺腦中出血

馬蒔曰此言衄血者當審其血之多寡病之難易而分經以刺之也鼻中出血曰衄血至敗惡凝聚其色赤黑者曰衄衄血成流則血去多而不止于衄血也當取足太陽膀胱經以刺之其腦中出血仍是膀胱經之委中穴也若止曰衄血則不成流而去之似少也當取手太陽小腸經穴以刺之其腕骨下即手少陰心經之通里穴正以心與小腸為表裏也

張志聰曰陽絡傷則衄血手足太陽之脈交絡于鼻上足太陽主水故衄血流手太陽主火故衄血而不流此邪薄于皮毛之氣分而迫于絡脈也故取手足太陽以行氣不已刺手之經脈于腕骨下不已刺足之經脈于腦中 莫雲從曰取氣先足而手取經脈先手而足經氣上下環轉之不息

腰痛痛上寒取足太陽陽明痛上熱取足厥陰不可以俛仰取足少陽

馬蒔曰此言腰痛者當審其痛處之冷熱及不可以俛仰而分經以刺之也

張志聰曰足太陽陽明少陽厥陰之脈皆循腰脊

而上行太陽陽明主寒水清金之氣故痛上寒者取足太陽陽明厥陰風木主氣兼中見少陽之火化故痛上熱者取足厥陰不可以俯仰者少陽之樞折也故取之少陽 沈亮辰曰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厥陰主春少陽主夏陽明主秋太陽主冬寒暑往來之氣厥逆則為腰脊之病故獨取此四經焉

中熱而喘取足少陰腦中血絡

馬蒔曰此言刺熱喘之法也足少陰腎經也腦中血絡足太陽膀胱經委中穴也

張志聰曰足少陰之脈上行者貫膈注胃中入肺絡心下行者循陰股內廉斜入腦中中熱而喘者厥逆于下而不得上交于心故取足厥陰腦中血絡 莫雲從曰啞乾口中熱如膠乃水火之氣上下不濟故曰取足少陰中熱而喘乃上下之經脈不交故取腦中血絡

喜怒而不欲食言益小取足太陰怒而多言取足少陽

馬蒔曰此言善怒者當審其欲食不食難言多言而分經以刺之也

張志聰曰此下論陰陽喜怒飲食居處而成內因厥逆之雜病也暴喜傷心暴怒傷肝食氣入胃散精于心肝食飲不節肝心氣逆故不欲食也音主長夏肝心氣逆則中氣不舒故言益小也當取足太陰以疎脾氣則食氣得以轉輸而音聲益彰矣肝主語而在志為怒怒而多言厥陰之逆氣太甚故當取中見之少陽以疎厥陰之氣

領痛刺手陽明與頤之盛脈出血

馬蒔曰此言刺頤痛之法也手陽明當是商陽穴頤之盛脈是胃經頤車穴

張志聰曰此言手足陽明之經氣厥逆皆能為頤痛也手陽明之脈從缺盆上頸貫頤足陽明之氣上走空竅循眼系出頤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并下人迎頤在頤之下人迎之上此病陽明之氣下合陽明之經而為頤痛故不曰取足陽明而曰頤之盛脈蓋氣逆於頤而致脈盛也 莫雲從曰足陽明之脈起於鼻交頤中入齒中挾口環唇交承漿循頤車上耳前從大迎下人迎陽明之氣上衝於頭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頤下客主人循牙車而下始與陽明之脈相合而并下人迎

項痛不可俛仰刺足太陽不可以顧刺手太陽也 馬蒔曰此言項痛者當審其不可俛仰不可顧而分經以刺之也按俛仰屬背與腰故曰足太陽而顧則屬肩與項故曰手太陽也

張志聰曰手足太陽之脈皆循項而上故皆能為項痛足太陽之脈扶脊抵腰中故不可俛仰者取足太陽手太陽之脈繞肩胛故不可以顧者取手太陽也

小腹滿大上走胃至心漸漸身時寒熱小便不利取足厥陰 腹滿大便不利腹大亦上走胃噎喘息喝喝然取足少陰 腹滿食不化腹響響然不能大便取足太陰 馬蒔曰此言小大腹滿者當審其諸證而分經以刺之也小腹痛者小腹也腹滿者大腹也小腹痛

者小便不利大腹滿者大便不利小腹痛者其滿大上走胃至心不及胃咽也身若漸然時發寒熱當取足厥陰肝經以刺之 大腹滿者其滿大亦上走胃咽不止胃與心也故喘息喝喝然此則當取足少陰腎經以刺之 又有大腹滿者其所食不化腹中響響然布氣此當取足太陰脾經以刺之然凡大腹滿者其大便不利則一也

張志聰曰此三陰之經氣厥逆於下而皆能為腹滿也口問篇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散散經絡厥經絕道不通陰陽相逆血氣不次乃失其常如驚怒則傷足厥陰肝卒恐則傷足少陰腎飲食不節則傷足太陰脾脾氣傷則經絡厥絕脈道不通而皆為腹滿也足厥陰肝脈抵小腹挾胃上貫膈厥陰之經脈厥逆故小腹滿大厥氣上逆則走胃至心厥陰者陰極而一陽初生故身漸漸然時有寒熱之變肝主疎泄小便不利者厥陰之氣逆也夫腎者胃之關也開竅於二陰腹脹滿而大便不利者腎氣逆而關門不利也足少陰之脈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氣逆則及於經故亦上走胃噎而喘息喝喝然此少陰之氣逆也足太陰主輸運水穀脾氣厥逆故腹滿而食飲不化足太陰是動則病腹脹善噎得後氣則快然如衰腹響響然不能大便者氣逆於中也故當取足三陰之經以通厥逆之氣 心痛引腰脊欲嘔取足少陰 心痛腹脹當取足太陰 心痛引背不得息刺足少陰不

已取手少陽 心痛引小腹滿上下無定處便澀難刺足厥陰 心痛但短氣不足以息刺手太陰 心痛當九節次之按已刺按之立已不已上下求之得之立已

馬蒔曰此言心痛者當審其諸證而分經以刺之也有心痛者其痛後則引之於腰脊前則欲嘔當取足少陰腎經以刺之 有心痛者其腹中脹滿奮奮然大便爲之不利當取足之太陰脾經以刺之 有心痛者其痛後引至背前則不得喘息當取足少陰腎經以刺之如不已又取手少陽三焦經以刺之 有心痛者其痛引至小腹而滿或上或下痛無定處大小便皆難當取足厥陰肝經以刺之 有心痛者短氣不足以息當取手太陰肺經以刺之 有心痛者其痛當背第九節以刺之乃督脉經筋縮穴之處也宜先按之按已而刺刺後按之其痛當立已如不已則上而八椎下而十椎又復求之其痛必立已矣

張志聰曰腰脊腎之外腑也腎與胃戊癸合化心痛引腰脊而欲嘔者腎氣上逆而爲心痛也當取之足少陰當書畏寒太陰爲陰中之至陰陰寒故腹脹而奮奮然大便不化者土氣不化也此足太陰之氣厥而爲心痛故當取本經以疎逆氣腎脉從腎貫膈入肺中出絡心心痛引背不得息少陰之經脉厥逆於上而爲心痛也故當刺足少陰不已者腎臟之氣逆也少陽屬腎三焦之氣發源於腎臟上布於胃中故當取手少陽以瀉腎氣之逆足厥陰肝脉抵小腹別貫膈上注肺心痛引小

腹滿者厥陰之經絡上逆也上下無定處便難者厥陰之氣逆也此經氣並逆當刺足厥陰之經經脉通則氣亦疎利矣肺主氣而司呼吸心系上連於肺心痛但短氣不足以息者但逆在肺而爲心痛也當刺手太陰以通肺氣之逆夫足太陰少陰厥陰而爲心痛者臟氣上逆而爲痛也肺乃心之蓋故但短氣不足以息此病在本臟而應於心也四臟皆然故無真心痛之死證然五種心痛因臟氣之上乘而爲痛也次者俞穴之旁也九節次之者肝俞次旁之魂門也肝臟之魂心臟之神相隨而往來出入故取之魂門以通心氣按已而刺出鍼而復按之導引氣之疎通故心痛立已九節之上乃膈俞旁之膈關下乃膽俞次之陽綱心氣從內膈而通於外故不已當求之上以通心神求之下以舒魂氣得之者得其氣也金匱玉函曰經絡受邪入臟腑爲內所因前章之厥心痛乃五臟之血脉相乘故有真心痛之死證此因氣而痛故按摩導引可立已也前章刺血脉曰崑崙然谷魚際太淵此取臟氣曰太陰厥陰少陰少陽 沈亮宸曰七節之旁中有小心如逆傷心氣者環死故取之魂門以通心氣不得已而求之膈關也 余伯容曰前章之厥心痛論經脉相乘而有兼乎氣者此厥氣爲痛而有及於經者

領痛刺足陽明曲周動脉見血立已不已按人迎於經立已
馬蒔曰此言刺領痛之法也領痛者當取足陽明胃經頰車穴以刺之此穴在耳下曲頰端動脉環

透一周故曰曲周也如見血其病立已如不已當按人迎穴於本經以刺之其病必已也

張志聰曰領痛當作頰痛頰面也頰痛者邪傷陽明之氣也陽明之脉曲折於口鼻頰頰之間故取陽明曲周動脉見血立已此氣分之邪隨血而解如不已按人迎於經立已前三句論經氣之相通所謂中於面則下陽明是也後二句論陽明之氣上衝於頭而走空竅出頰循牙車而下合於陽明之經并下人迎言如不從曲折之絡脉而解當導之入人迎而下其痛可立已也蓋陽明居中土爲萬物之所歸邪入於經則從腸胃而出矣 余伯榮曰如寒傷太陽刺者必歸於解此皆氣分之邪可隨血而愈

氣逆上刺膈中陷者與下胃動脉
馬蒔曰此言刺氣逆之法也凡氣逆者上刺膈中陷者中即足陽明胃經膈臑穴也及下胃前之動脉當是任脉經之膻中穴也蓋在中謂之胃胃之旁爲膈耳

張志聰曰氣逆上者氣逆於上而不下行也膈胃間乃足陽明經脉之所循刺之使在上之逆氣下過於經也此言陽明之氣從人迎而下循於膈從膈以下胃從胃而下膈也

腹痛刺齊左右動脉已刺按之立已不已刺氣街已刺按之立已

馬蒔曰此言腹痛者當刺足陽明胃經天樞穴如不已又刺本經之氣衝也
張志聰曰此承上文而言陽明之氣循經而下行

也足陽明之脈從膺而下挾齊入氣街中腹痛者陽明之經厥也故當刺齊左右之動脈不已刺氣街按之立已夫腹氣有街與衝脈於齊左右之動脈間刺氣街而按之者使經脈之逆氣從氣街而出於膺表也此論陽明之氣上衝於頭而走空竅出頰循牙車而下合陽明經并下人迎循膺而下出於齊之氣街是陽明氣出入於經脈之外內環轉無端少有留滯則為痛為逆矣 沈亮宸曰陽明之氣從人迎而直下於足跗通貫於十二經脈故上之人迎與下之衝陽其動也若一氣街者氣之徑路也蓋絡絕不通然後從別徑而出非竟出於氣街也故先刺挾齊左右之動脈不已而後取之氣街

痿厥為四末束挽乃疾解之日二不仁者十日而知無休病已止歲以草刺鼻嚏嚏而已無息而疾迎引之立已大驚之亦可已

馬蒔曰此言刺痿厥病在四末者之法也四末四肢也凡痿病厥病而手足四肢舉束挽亂當刺四肢之穴以速解之每日解之者必二次甚有不仁而無知者切其肉不痛者是也解之至於十日則二十次矣其肉亦當有知此法行之無休候病既已而止鍼或疑作臟謂每臟以草刺鼻必嚏如嚏既已當自屏其氣無得呼吸以成息而急以原草迎其氣以引出之其病可立已設以大驚之事驚之其病亦可已也

張志聰曰此復論陽明之氣不能分布於四末而為痿厥也痿者手足痿痺而不為我所用厥者手

足清冷也夫陽明為胃氣不通則闔折闔折則氣無所止息而痿疾起矣陽受氣於四末陽明之氣不行故手足逆冷也陽明居中土為水穀之海之所以行雲氣於天下也是以上文論陽明之氣不能升降於上下此論不得分布於四方按悅悶也為四末束挽者束縛其手足使滿悶而疾解之導其氣之通達也夫按之束之皆導引之法猶尺蠱之欲信而先屈也身半以上為陽身半以下為陰晝已前為陽晝已後為陰日二者使上下陰陽之氣表裏而交通也不仁者榮血不行也十日者陰數之周也歲當作噦噦逆也言其發聲如車鑿之聲而有倫序故名曰噦此陽明所受之穀氣欲從肺而轉達於膺表肺氣逆還於胃氣并相逆復出于胃故為噦故以草刺鼻取嚏以通肺氣肺氣疎通則穀氣得以轉輸而呃逆止矣無息鼻息不通也疾迎引之速取其嚏也夫穀入於胃散精於心肝大驚則肝心之氣分散胃之逆氣亦可從之而外達也按胃絡上通於心肝臟之脈挾胃此言陽明之氣從肺氣而出於氣分亦可從肝心而出於血分也此章論雜病之因有因於氣者有厥在經脈者有經氣之並逆者首論太陽而未結陽明蓋太陽為諸陽主氣陽明乃血氣之生原故行於上下四旁氣分血分夫人之百病不越外內二因外內之病皆能令血氣厥逆是以凡病多本於鬱逆也

周痹篇第二十七
馬蒔曰痹病之痛隨脈以上下則周身而為痹故名

黃帝問於岐伯曰周痹之在身也上下移徙隨脈其上下左右相應間不容空願問此痛在血脈之中耶將分肉之間乎何以致是其痛之移也問不及下鍼其痛之時不及定治而痛已止矣何道使然願聞其故岐伯答曰此衆痹也非周痹也黃帝曰願聞衆痹岐伯對曰此各在其處更發更止更居更起以右應左以左應右非能周也更發更止也黃帝曰善刺之奈何岐伯對曰刺此者痛雖已止必刺其處勿令復起

馬蒔曰此因帝問周痹而伯指之為衆痹也周痹者周身上下為痹也衆痹者痹在各所為痛也帝問周痹上下移徙隨脈其上下左右相應但不知痛在血脈之中抑在分肉之間及其痛之移而去也不及下鍼鍼其蓄聚痛處之時不及定治而痛已止其痛也何由而失去也何路伯言此衆痹也非周痹也蓋衆痹者病在一處則痛亦在一處隨發隨止隨止隨起特以左右之脈相同故左可應右右可應左耳非能周身而痛也刺之者痛雖已止亦當刺其原痛之處勿令復起可也
張志聰曰此篇論經脈與絡脈之絡處也經脈者臟腑之十二經脈循行於上下者也絡脈者臟腑之十二大絡陰走陽而陽走陰左之右而右之左者也痹者風寒濕邪雜合於皮膚分肉之間邪在於皮膚而流溢於大絡者為衆痹在於分肉而厥

逆於經脈者為周痹帝以上下左右血脈分肉鑿而問之然雖總屬於陰陽血氣而有皮膚肌肉之淺深經脈絡脈之繆處故伯有周痹衆痹之分焉

痛痛動而痛也不及定治者邪客於左則右病右盛則左病左右移易故不及下鍼也按玉版篇曰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

血氣之海也海之所以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以出血氣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臟六腑之大絡也此言胃腑所出之血氣從大絡而布於皮膚猶海

之行雲氣於天下故邪客於皮膚流溢於大絡者名曰衆痹謂邪在天下之廣衆也各在其處者邪溢於大絡與經脈繆處也更發更止更居更起者

左痛未已而右脈先病也以右應左以左應右者左盛則右病右盛則左病也更發更休故非能周

也病在左而右痛病在右而左痛故刺其痛處而病雖已止然必刺其所病之處而勿令復起也

帝曰善願聞周痹何如岐伯曰周痹者在於血脈之中隨脈以上隨脈以下不能左右各當其所黃帝曰

刺之奈何岐伯對曰痛從上下者先刺其下以過之後刺其上以脫之痛從下上者先刺其上以過之後

刺其下以脫之馬蒔曰此言刺周痹之有法也周痹者在於血脈之中隨脈以上或隨脈以下非比衆痹之在於左

右各當一處者之有定所也故刺之者其脈從上而下當先刺其下之痛處以過絕之後乃刺其上

之痛處以脫痛根而不使之復下其痛從下而上當先刺其上之痛處以過絕之後乃刺其下之痛

處以脫痛根而不使之復上此則求之上下而不求之左右乃治周痹之法也張志聰曰手足三陰三陽之脈從下而上從上而

下交相往還故周痹在於血脈之中隨脈氣上下而不能左之右而右之左也各當其所者與絡脈

各居其所也過者使邪氣過在分肉皮膚以外出脫者使病本之更脫于脈中也沈亮宸曰經脈

之上下絡脈之左右應司天在泉左右間氣蓋臟腑之經脈絡脈總合于天之六氣也後刺以脫之

與必刺其處同義黃帝曰善此痛安生何因而有名岐伯對曰風寒濕氣客于分肉之間迫切而為沫沫得寒則聚聚則

排分肉而分裂也分裂則痛痛則神歸之神歸之則熱熱則痛解痛解則脈脈則他痹發發則如是

馬蒔曰此言邪氣聚于分肉之間故周痹發于血脈之中也帝問周痹之病從何而生又為何因而有

周痹之名伯言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痹者是也蓋以三氣始客于分肉之間迫于分肉而為

沫沫得寒則聚聚則排分肉而各分裂之惟分裂則痛痛則心專在痛處而神亦歸之神歸即氣歸

也所以痛處作熱熱則痛散而暫解雖時暫解其氣尚逆而為厥厥則三氣隨血脈以上下者或痛

從上而下或痛從下而上則彼之為痹發于血脈之中非衆痹之發于一處者可同也故不發則已

發則大略如是而已此非痛之所由生而周痹之所以有名乎張志聰曰此言周痹之因乃邪客于分肉之間而

脈逆于脈也分肉肌肉之腠理沫者風濕相搏迫切而為凝沫也沫得寒則聚聚則排分肉而分裂其腠理故痛痛則心專在痛處而神亦歸之神歸

之則熱熱則痛解解則脈逆于脈中厥于脈中則彼之周痹發發則如是之隨脈上下也此內不在

臟而外未發于皮膚獨居分肉之間真氣不能周故命曰周痹帝曰善予已得其意矣

帝曰善予已得其意矣帝曰此內不在臟而外未發于皮膚獨居分肉之間真氣不能周故命曰周痹故刺

痹者必先切循其下之六經視其虛實及大絡之血結而不通及虛而脈陷空者而調之熨而通之其迎

堅轉引而行之黃帝曰善予已得其意矣亦得其事也九者經異之理十二經脈陰陽之病也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又詳周痹所以有名之義遂及刺之之法也伯言此周痹者內不在于五臟而

外不發于皮膚獨居于分肉之間所謂迫切為沫沫聚為痛神歸為熱痛解為厥厥逆而痹發也蓋

由真氣不能周于身而邪氣隨脈以上下故命曰周痹刺此者必先切循其足之三陰三陽視其虛

實及大絡之血結而不通及虛而脈陷空中者或補或瀉而調之又且熨而通之其有總且堅者乃

轉引而行之此乃治周痹之法也帝則通其意而又通其事知九鍼為用最大故歎九者乃至恆至

順之理凡十二經之病不可不用者張志聰曰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

不去則腠理開開則抵深而入于分肉留而不去入舍于絡脈留而不去入舍于經脈內連五臟此

口問篇第二十八

王芳侯曰此篇論先後天之陰陽為病

黃帝問居辟左右而問于岐伯曰予已聞九鍼之經論陰陽逆順六經已畢願得口問岐伯避席再拜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口傳也黃帝曰願聞口傳岐伯答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經絡厥絕脈道不通陰陽相逆衛氣稽留經脈虛空血氣不次乃失其常論不在經者請道其方

馬蒔曰此言有當口傳者以其不著于經中也

張志聰曰九鍼之經謂上古之鍼經帝欲于經傳之外而有口傳心受者陰陽六經之外有別走其道者外因內因之外有奇邪之為病者故設此問辟左右者此上帝之所貴非其人勿傳也伯言百病之生不出外內二因外因者因于風雨寒暑內因者因于喜怒驚恐飲食居處皆傷營衛血氣陰陽經脈若論不在經者請言其所在之病

黃帝曰人之欠者何氣使然岐伯答曰衛氣晝日行于陽夜半則行于陰陰者主夜夜者臥陽者主上陰者主下故陰氣積于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陽氣盡陰氣盛則目瞑陰氣盡而陽氣盛則寤矣滿足少陰補足太陽

馬蒔曰此言人之所以欠及所以寐與寤而有刺之之法也欠氣相引也人之所以欠者正以衛氣晝日行于陽經夜半則行于陰經陰經專主于夜而行之夜之時則必臥惟衛氣之為陽者主於上行營氣之為陰者主於下行茲以陰氣積於下陽

氣以夜半之時亦在於下而未得盡上故陽氣乘夜半之後乃相引而上陰氣則相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為欠也至人之所以寤寐者以夜半之時萬民皆臥命曰合陰斯時衛氣已盡營氣方盛故目瞑而寐至夜半之後則陰氣已盡陽氣方盛當從此而寤矣彼不寐而多為欠者以足少陰腎經有邪故不能寐宜瀉其照海穴陽蹻虛故多欠宜補足太陽膀胱經之申脈穴也

張志聰曰此論陰陽之氣上下出入陽者天氣也主外主上陰者地氣也主內主下然又有升降出入之機而人亦應之人之衛氣日行于陽夜行于陰行于陰則陽氣在內陰氣在外陽氣在下陰氣在上夜半一陽初升至天明衛行于陽而寤然在下之陽氣未盡行于上陽欲引而上陰欲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此陰陽之上下也日暮在外之陽氣將盡而陰氣漸盛則目瞑而臥平旦在外之陰氣將盡而陽氣漸盛則寤矣此陰陽之外內也當補足太陽以助陽引而上瀉足少陰以引陰氣而下少陰太陽標本相合為陰陽之主宰

黃帝曰人之噦者何氣使然岐伯曰穀入于胃胃氣上注于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遷入于胃新故相亂真邪相攻氣并相逆復出于胃故為噦噦手太陰瀉足少陰

馬蒔曰此言人之所以噦而有刺之之法也人之穀氣入于胃胃得穀氣而化之遂成精微之氣以上注于肺而行之五臟六腑今有寒氣之故者在胃中而又有穀氣之新者以入于胃則新故相

邪在于分肉而脈逆于脈中故內不在臟而外未出于皮膚獨居分肉之間真氣不能周故命曰周痹真氣者五臟元真之氣三焦通會于腠理之間所受于天與穀氣并而充身者也邪沫凝聚于腠理則真氣不能充身故曰周謂因痹而不周也下之六經謂臟腑十二經脈本于足而合于六氣也夫邪在于分肉則分肉實而經脈虛厥逆于脈中則經脈實而分肉虛故當視其虛實而取之此刺周痹之法也大絡之血結而不通邪在于大絡也及虛而脈陷空者絡氣虛而陷于內也熨而通之啓其陷下之氣通于外也癰堅者絡結而擊癰堅實故當轉引而行之此調治衆痹之法也按邪在分肉內則入于脈中外則出于皮膚故曰外未發于皮膚謂經脈分肉之邪當仍從皮毛而出也事者謂揆度奇恆之事蓋邪在于皮膚留而不入不得入于經流溢于大絡而生奇恆之病故帝曰余已得其意矣謂得其邪在分肉經脈之意矣亦得其事也言亦得知其邪在大絡之事也九鍼者乃經常異順之理所以明十二經脈陰陽之病也

亂真氣與邪氣相攻彼此之氣并而相逆所以復出于胃而為嘔也當補手太陰肺經及瀉足少陰腎經可也

張志聰曰此言人之所受穀氣由胃海之布散于天下者也胃為水穀之海肺屬天而外主皮毛穀入于胃乃傳之肺肺朝百脈輸精于皮毛毛脉合精行氣于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是入胃之水穀藉肺氣轉輸于皮毛行于臟腑如肺有故寒氣而不能輸布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于胃新故相亂真邪相攻氣并相逆于胃而胃腑不受復出于胃故呃逆也夫腎者至陰也至陰者盛水也肺者太陰也少陰者冬脉也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是在下之寒水上逼于天者也故當補手太陰以助天之陽氣瀉足少陰以下肺之寒邪肺之寒者乃腎水之寒氣也此篇論人身之應天地陰陽奇邪之走空竅非外因之形寒亦非飲冷之寒氣也 姚士因曰按金匱玉函云噦逆者橘皮竹茹湯主之蓋橘之色黃臭香味甘而辛乃中土之品也辛味走肺皮性走皮是助胃氣走肺而外出於皮毛者也竹性寒而凌冬不凋得冬令寒水之氣用茹者助水氣之運行於膚表不凝聚於肺中配人參甘草生薑大棗以助中土之氣先聖立方之法咸從經得之學者引而伸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黃帝曰人之噦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陰氣盛而陽氣虛陰氣疾而陽氣徐陰氣盛而陽氣絕故為噦補足太陽瀉足少陰

馬蒔曰此言人之所以噦而有刺之之法也哀痛不泣曰噦人之所以噦者以陰氣盛且疾陽氣虛且徐且絕故為噦耳治之者宜補陽而瀉陰當於足太陽膀胱經陽蹻脉氣所出者補之足少陰腎經陰蹻脉氣所出者瀉之

張志聰曰此論陰陽之不相和也太陽少陰乃水火陰陽之本雌雄相合標本互交若陰氣盛而陽氣虛則陰氣疾而陽氣徐矣陰氣疾而陽氣徐則陰陽不能相將而陰與陽絕矣故當補足太陽之陽瀉足少陰之陰以和其陰陽焉噦者軟弱悲咽也蓋陽氣盛則多喜笑陰氣盛則多悲哀

黃帝曰人之振寒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于皮膚陰氣盛陽氣虛故為振寒寒慄補諸陽

馬蒔曰此言人之所以振寒而有刺之之法也振寒者身寒而振動也蓋以寒氣客于皮膚其陰氣盛陽氣虛故陰盛則為寒且寒而戰慄當補諸陽經以溫之則陽勝而陰衰矣

張志聰曰此言陽氣之在外也諸陽之氣主于肌表故寒氣客于皮膚藉陽氣以化熱若陰氣盛而陽氣虛則為振寒戰慄當補諸陽諸陽者謂三陽也 吳懋先曰寒氣即太陽寒水之氣故當補諸陽

黃帝曰人之噦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于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于胃故為噦補足太陽陽明一曰補眉本也

馬蒔曰此言人之所以噦而有刺之之法也噦不聲也蓋以寒氣客于胃中厥逆之氣復下而上

其氣之散也復出于胃故為噦當補足太陽脾經足陽明胃經以溫之一曰取足太陽膀胱經之在肩本名攢竹者以刺之

張志聰曰此言土位中央而氣出于上下也寒氣客于胃厥逆之氣上走心為噦得後氣則快然如衰是厥氣出于胃從脾氣而上下散故當補足太陽陽明以助其分散焉肩本乃足太陽之經寒氣客于胃者乃太陽寒水之氣也一曰補太陽之陽氣于上而客中之寒氣可散矣 姚士因曰腎為水臟太陽之上寒氣主之噦者寒氣在于肺噦者寒氣在胃中一瀉少陰之寒一補太陽之陽補瀉雖別其義則同

黃帝曰人之噦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陽氣和利滿于心出于鼻故為噦補足太陽榮眉本一曰眉上也 馬蒔曰此言人之所以噦而有刺之之法也噦噦也蓋以人之陽氣平和順利滿溢于心故上升于鼻而為噦當補足太陽膀胱經曰攢竹者以刺之一曰在肩近于上者是也

張志聰曰此言太陽之氣與心氣之相和也太陽之上寒水主之少陰之上君火主之陰陽互交標本相合故心為陽中之太陽太陽與心氣之相合也是以陽氣和利則上滿于心出鼻而為噦鼻乃肺之竅肺乃心之蓋也太陽之氣生于膀胱膀胱乃津液之腑陽氣和利上滿于心則陽氣盛矣故當取足太陽之榮于肩本使津液上資則陰陽相平矣夫太陽之氣主于膚表一曰補眉上以取太陽之氣使氣行于外則不滿于心矣

黃帝曰人之彈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胃不實則諸脉虛諸脉虛則經脉懈惰筋脉懈惰則行陰用力氣不能復故為痺因其所在補分肉間

馬蒔曰此言人之所以彈而有刺之之法也蓋以胃者五臟六腑之海也胃虛則諸脉虛而筋脉懈

情復乃強力入房所以氣不能復而為痺也當因其所在以補其分肉間耳

張志聰曰此言筋脉皆本于胃腑之所生也彈者垂首糾領懈惰之態筋脉皆本于水穀之所養養故胃不實則諸脉虛諸脉虛則筋脉懈惰蓋經脉者所以濡筋骨而利關節者也夫陽明主潤宗筋陽明虛則宗筋縱是以筋脉懈惰則陽明之氣行于宗筋而用力于陰器行陰用力則陽明氣不能復養于筋脉故為痺因其所在行陰故補分肉間以取陽明之氣外出

黃帝曰人之哀而泣涕出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心者五臟六腑之主也目者宗脉之所聚也上液之道也口鼻者氣之門戶也故悲哀愁憂則心動心動則五臟六腑皆搖搖則宗脉感宗脉感則液道開液道開故泣涕出焉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故上液之道開則泣泣不止則液竭液竭則精不灌精不灌則目無所見矣故命曰奪精補天柱經扶顛

馬蒔曰此言人之所以泣涕而有刺之之法也蓋人泣涕出于目本于心形于口鼻正以心為五臟六腑之主目為宗脉之所聚又為液氣上升之道路口鼻為氣之門戶故凡悲哀愁憂者則心主動而五臟六腑隨之以搖搖則宗脉動而液道開泣

涕之所以出也且此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故上液之道一開則泣不止而液竭精不灌而目盲其名曰奪精當補足太陽膀胱經之天柱穴此經乃挾于後之項頸者是也

張志聰曰此言五臟之液內濡百脉膀胱之津外濡空竅夫水穀入胃津液各走其道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五臟主藏水穀之津者也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復還入胃中以資臟腑是臟腑膀胱之津液相資益者也故泣不止則液竭液竭則精不灌蓋液者又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宗脉者上液之道也液道開而泣不止則液竭而濡空竅之精不能灌于目而目不明矣故命曰奪精謂奪其外濡空竅之精也當補膀胱經之天柱于挾頸間以資津液上灌蓋液隨氣行者也夫口鼻耳目皆為空竅故曰口鼻者氣之門戶也謂津液隨氣而上濡空竅故精不灌則目不明

黃帝曰人之太息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憂思則心系急心系急則氣道約約則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之也

馬蒔曰此言人之所以太息而有刺之之法也人之心皆有系唯憂思則心系緊急而氣道斂約約則出氣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當補手少陰心經手厥陰心包經絡及足少陽膽經皆留其鍼以補之也

張志聰曰此言上焦之宗氣與下焦之生氣相通而行呼吸者也夫宗氣積于胃中出于喉嚨以貫

心脉而行呼吸憂思則心系急心系急則氣道斂約約則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當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之留之者候氣之至也蓋腎為生氣之原少陽屬腎乃腎中所生之初陽上通于心主包絡故補手少陰心主以通上焦之氣補足少陽留之以候下焦之生氣以上交王芳侯曰本經凡曰手少陰心主乃包絡之經以相而代行君令者也凡曰足少陽乃兼手少陽而言蓋六腑皆出于足之三陽上合于手者也

黃帝曰人之涎下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飲食者皆入于胃胃中有熱則蟲動蟲動則胃緩胃緩則廉泉開故涎下補足少陰

馬蒔曰此言人之所以涎下而有刺之之法也人之涎何自而下正以飲食入胃則胃緩而蟲動胃氣之在上脘者勢緩而不下降所以在上之廉泉開而涎下也當取足少陰腎經以補之蓋補陰則任脉下盛而上之廉泉通廉泉通而涎下于內不下于外矣

張志聰曰此言足少陰之氣上與陽明相合而主化水穀者也蟲者陰類也陰類動則腎氣不交于陽明而胃氣緩矣氣不上交則水邪反從任脉而上出于廉泉故涎下當補足少陰以助下焦之生氣上升而水邪自下矣姚士因曰少陰陽明戊癸相合而後能化水穀之精微故曰飲食者皆入于胃謂不合則胃緩緩則不能化飲食矣不合則熱熱則蟲動矣上節論少陰之氣上與宗氣相合以行呼吸此論與陽明相合以化飲食之精微下

節論與宗脉相合而通會于百脉蓋榮衛血氣本于後天水穀之所資生然必藉下焦先天之蒸以合化

黃帝曰人之耳中鳴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耳者宗脉之所聚也故胃中空則宗脉虛虛則下溜脉有所竭者故耳鳴補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也

馬蒔曰此言人之所以耳鳴而有刺之之法也耳為宗脉之所聚胃為宗脉之所生唯胃中空則宗脉虛而下流其在上之脉氣隨竭耳遂為之鳴也當補足少陽膽經之客主人穴及手大指爪甲上之少商蓋此乃手太陰肺經穴也

張志聰曰此言經脉之血氣資生于胃而資始于腎也夫肺朝百脉宗脉者百脉所宗肺所主也耳者宗脉之所聚也百脉之血氣水穀之所生也故胃中空則宗脉虛虛則脉氣下溜矣脉中之血氣有所竭故耳鳴也當補客主人與手太陰之少商客主人乃足少陽之脉補之以引下溜之脉氣上行 王芳候曰客主人者謂經脉為客脉中之主人在腎下溜者下陷于腎中也故取在上之脉以引啓之

黃帝曰人之自嚙舌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厥逆走上脉氣至也少陰氣至則嚙舌少陽氣至則嚙頰陽明氣至則嚙脣矣視主病者則補之

馬蒔曰此言人之所以嚙舌而遂及嚙頰嚙脣者各有刺之之法也凡人之嚙舌者皆氣逆走上所致也且各經脉氣以筆而至故手少陰心經之氣至則嚙舌以舌為心經之竅也手少陽三焦之氣

至則嚙頰以頰為三焦經之脉路也手陽明大腸經之氣至則嚙脣以脣為大腸經之脉路也各視主病之經以補之耳

張志聰曰此總結脉氣生于中焦後天之水穀本于下焦先天之陰陽中下之氣相合而行者也齒者腎氣之所生也少陰之脉挾舌本少陽之脉循于頰陽明之脉挾口環唇下如腎臟之生氣厥逆走上與中焦所生之脉氣相筆而至則舌在齒之內而反向外矣脣在齒之外而反向內矣頰在齒之旁而反向中矣此蓋假嚙舌嚙脣以明陽明所生之血脉本于先天之生氣相合而偕行者也

凡此十二邪者皆奇邪之走空竅者也故邪之所在皆為不足故上氣不足腦為之不滿耳為之苦鳴頭為之苦傾目為之眩中氣不足便為之變腸為之苦鳴下氣不足則乃為痿厥心恍惚足外踝下留之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十二邪之走空竅者以正氣不足而然也由上文十二項觀之皆不正之邪走于空竅者也故邪之所在皆由正氣不足而邪得以乘之惟上氣不足則腦空耳鳴頭傾目眩矣中氣不足則便變腸鳴矣下氣不足則為痿為厥而心為之恍惚矣皆當補足外踝下留之即足太陽膀胱經崑崙穴是也

張志聰曰此總結十二邪者皆緣膀胱所藏之津液不能灌精濡空竅故也所謂奇邪者外不因于風雨寒暑內不因于陰陽喜怒飲食居處皆緣津液不足而空竅虛無故邪之所在皆為之不足蓋因正氣不足而生奇邪之證也故上氣不足者腦

為之不滿耳為之苦鳴頭為之苦傾目為之眩中氣不足者便為之變腸為之苦鳴下氣不足者則為痿厥心恍惚不足于下則為痿厥不得上交于心則心恍惚矣補足外踝下留之乃取太陽之崑崙穴候太陽之氣至也蓋太陽者三陽也三陽者天之業膀胱之津水隨氣運行以濡空竅故取之崑崙崑崙乃津水之發原上通于天者也

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腎主為欠取足少陰肺主為噦取手太陰足少陰喘者陰與陽絕故補足太陽瀉足少陰振寒者補諸陽噦者補足太陰陽明噦者補足太陽肩本彈因其所在補分肉間並出補天柱經俠頸使頸者頭中分也太息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陰留之凝下補足少陰耳鳴補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自嚙舌視主病者則補之目眩頭傾補足外踝下留之痿厥心恍惚刺足大指間上二寸留之一曰足外踝下留之

馬蒔曰上文各項所治之經既條答矣而此復因帝問治法遂重言以申之也

張志聰曰上節總論膀胱之津液不能灌精濡空竅以致上中下氣皆為之不足此復分論十二邪者各有補瀉陰陽之法蓋膀胱者津液之腑受臟腑之津而藏之復還入胃中以資益臟腑互相交通者也故各因其邪之所在而補瀉之足大指間上二寸乃足太陰之太白脾臟之土俞也此篇論太陽之津水隨氣運行于膚表復從中土而上交于心應司天在泉之氣運行于地之外復貫通于地中是以上氣不足補足太陽之崑崙下氣不足不

得從中而上通于心者刺足太陰之俞以通土氣
然本于足太陽之津氣貫通故一曰足外踝下留
之仍取太陽之津氣也 姚士因曰欠者足太陽
少陰之氣相引而上下也噫者少陰寒水之氣客
于肺也噦者太陽與少陰之氣不和也振寒者寒
水之氣客于皮膚而太陽之陽氣虛于表也噦者
太陽寒水之氣客于胃也噦者太陽之陽氣滿于
心也噦者筋脈之氣行陰用力前陰者足少陰太
陽之會也哀泣者太陽之津液竭也太息者下焦
之生氣不交于上也涎下者膀胱之水邪上溢也
耳鳴者宗脈之氣溜陷于下焦也自嘔者下焦之
氣厥逆走上也此皆足太陽與少陰之津氣為病
太陽之氣生于膀胱少陽之氣發于腎臟腎與膀
胱雖雄相合皆為水臟而為生氣之原膀胱之津
水隨太陽之氣運行于膚表以濡空竅應六氣之
旋轉腎臟之精氣貫通于五臟應五運之神機此
皆不在六經陰陽逆順之論故帝辟左右而問曰
願聞口傳

師傳篇第二十九

黃帝曰予聞先師有所心藏弗著于方予願聞而藏
之則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無病上下
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于後世無有終時可得
聞乎岐伯曰遠乎哉問也夫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
此治大與治小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
惟順而已矣順者非獨陰陽脈論氣之逆順也百姓
人民皆欲順其志也黃帝曰順之奈何岐伯曰入國
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黃帝曰便

病人奈何岐伯曰夫中熱消瘴則便寒寒中之屬則
便熱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惡心善飢膈已上皮膚熱腸
中熱則出黃如糜膈已下皮寒胃中寒則腹脹腸中
寒則腸鳴飧泄胃中寒腸中熱則脹而且泄胃中熱
腸中寒則疾飢小腹脹黃帝曰胃欲寒飲腸欲熱
飲兩者相逆便之奈何且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驕
恣縱欲輕人而無能禁之禁之則逆其志順之則加
其病便之奈何治之何先岐伯曰人之情莫不惡死
而樂生告之以其敗諄諄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開
之以其所苦雖有無道之人惡有不聽者乎黃帝曰
治之奈何岐伯曰春夏先治其標後治其本秋冬先
治其本後治其標黃帝曰便其相逆者奈何岐伯曰
便此者飲食衣服亦欲適寒溫寒無悽愴暑無出汗
食飲者熱無灼灼寒無淄淄寒溫中適故氣將持乃
不致邪僻也

馬蒔曰此詳言便病人之法也病有中熱消瘴則
以寒為便中寒之屬則以熱為便也如胃中熱則
消穀令人惡心而善飢其膈已上之皮當熱若腸
中有熱則後出黃色如糜而膈已下之皮則當冷
也又如胃中寒則腹當為脹若腸中寒則腸中鳴
而為飧泄也又如胃中寒而腸中熱則胃中寒者
當脹而腸中熱者必泄也又如胃中熱而腸中寒
則胃中熱者當速飢而腸中寒者小腹必痛且脹
也此腸胃之寒熱不同似為難便帝之所以有胃
欲寒飲腸欲熱飲為問則胃有寒時當飲之以熱
而熱奈非其性腸有熱時當飲之以寒而寒奈非
其性兩者相逆便之甚難况王公大人血食之君

禁其欲則其志逆順其欲則其病加固難于便而
治法難于先也殊不知人情惡死而樂生凡致死
之事故之以其敗開之以其所苦凡致生之事故
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則逆之者未有不樂從
者也且治有所先法不容貶春夏陽氣在外病亦
在外故先治其後病之標而後治其先病之本秋
冬陽氣在內病亦在內故先治其先病之本而後
治其後病之標此治之者必有所先不得以順其
志而可舍法以徇之也至于飲食衣服之類則彼
固有所便而吾亦可以曲全之耳故飲食衣服必
欲其適乎寒溫彼之衣服欲寒而法不可寒但使
之寒不至于悽愴暑熱而法不可熱但使之熱不
至于出汗可也又彼欲飲欲熱而法不可熱但使
之熱無灼灼欲寒而法不可寒但使之寒無淄淄
可也寒溫中適則正氣自持乃不致有邪僻矣凡
此者皆所以便病人也否則治民與自治治彼與
治此治小與治大治國與治家入國則問俗入家
則問諱上堂則問禮未有可以逆而治之者而獨
于臨病人之際可不問其所便也哉
吳懋先曰氣之逆順者陰陽寒暑之往來也志者
心之所之也驕恣縱慾惡死樂生意之所發也便
者所以更人之逆也熱者更之寒寒者更之熱也
熱中寒中者寒熱之氣皆由中而發內而外也膈
以上皮熱者腸中熱膈以下皮寒者胃中寒寒熱
外內之相應也寒熱者陰陽之氣也 姚士因曰
本標者內為本而外為標也春夏之氣發越于外
故當先治其標後治其本秋冬之氣收藏于內故

當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知本末之先後氣可合調
為萬民式天之道畢矣若飲食衣服乃日用平常
之事所當適其和平則陰陽之氣可以持平不致
邪僻之所生也便其相逆者謂胃欲寒飲腸欲熱
飲兩者相逆便之奈何夫胃中熱腸中寒則胃欲
寒飲腸欲熱飲矣如胃中寒腸中熱則胃欲熱飲
腸欲寒飲矣此寒熱之在內也故飲食者熱無灼
灼寒無滄滄則在內之寒熱可調矣四時之氣寒
暑在外也時值涼寒無使其悽愴時值暑熱無使
其汗出則在外之陰陽可調矣

黃帝曰本臟以身形支節腦肉候五臟六腑之小大
焉今夫王公大人臨朝即位之君而問焉誰敢捫循
之而後答乎岐伯曰身形支節者臟腑之蓋也非面
部之問也黃帝曰五臟之氣問于面者予已知之矣
以支節知而問之奈何岐伯曰五臟六腑者肺為之
蓋巨肩陷咽候見其外黃帝曰善岐伯曰五臟六腑
心為之主缺盆為之道骷髏骨有餘以候髒肝黃帝曰
善岐伯曰肝者主為將使之候外欲知堅固視目小
大黃帝曰善岐伯曰脾者主為衛使之迎糧視唇舌
好惡以知吉凶黃帝曰善岐伯曰腎者主為外使之
遠聽視耳好惡以知其性

腎者性惡燥

馬蒔曰此言身形支節可以候五臟也本臟本經
篇名帝問本臟以身形支節腦肉候五臟六腑之
小大則王公大人臨朝即位之君分至尊也從而
問之誰敢捫循其支節腦肉而後答之捫之固難
答之無據伯言支節為臟腑之蓋非比面部易閱
故五臟之氣問于面帝雖知之然支節亦有可閱

而知不必手捫循之也肺為臟腑之蓋凡巨肩陷
咽者肺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可候矣心為臟腑
之主而氣之升降其道在于缺盆即其髒肝之骨
端曰髕骨者有餘以形于外則可以驗髒肝而知
其心之堅脆小大高下偏正矣肝為將軍之官使
之候視乎外故欲知肝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當
視其目之小大耳脾主為衛使之在外以迎糧故
視唇舌好惡而知脾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矣腎
主為外使之遠聽故視耳之好惡而知腎之小大
高下堅脆偏正矣

張志聰曰此言望而知之者斯可謂國士也夫人
生于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在天主氣
在地成形此天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而視壽夭
者必明乎此是以五臟之氣見于色臟腑之體應
乎形既能閱于面而知五臟之氣又當閱其形以
知臟腑之形知氣知形斯可謂望知之神髒肝胃
骨也肝乃將軍之官故主為將脾乃轉運之官故
主為衛腎開竅于耳故主為外言其聽之遠也堅
固者五臟之有堅脆也吉凶者臟安則吉臟病則
凶也性者五臟有端正偏傾之性也

黃帝曰善願聞六腑之候岐伯曰六腑者胃為之海
廣骸大頸張胃五穀乃容鼻隧以長以候大腸唇厚
人中長以候小腸目下果大其睛乃橫鼻孔在外勝
眦漏泄鼻柱中央起三焦乃約此所以候六腑者也
上下三等臟安且良矣

馬蒔曰此言身形可以候六腑也三焦乃約三焦
為決瀆之官約而不漏也身形上中下三停相等

則臟腑在內者安且善矣
張志聰曰鼻乃肺之竅大腸者肺之腑故鼻以候
大腸口乃脾之竅小腸受盛脾胃之濁而上屬于
胃故唇與人中以候小腸目乃肝之竅故目下以
候膽勝眦者津液之腑氣化則出鼻孔在外謂鼻
孔之氣出在外則勝眦漏泄蓋上竅通而下竅泄
也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氣約則止不約則
遺鼻柱中央起者謂鼻之吸氣從中央而起則三
焦乃約蓋上氣吸入則下約上氣呼出則下通上
下開闔之相應也此言臟腑之形外內相應者亦
由氣之所感也上下三等謂天地人三部之相等
也

張志聰曰夫六氣主於心腎而生於胃海也各有部主者謂精之藏於腎血之主於心氣之主於皮膚津之發於脾理液之淖於骨養於腦脉之循於臟腑形身各有所主之部然以心腎為常主五穀與胃為大海津液血氣乃胃海之所生也夫心為君主之官而居上水性潤下而居下火之精為血水之精為精水性柔善火性猛惡其實賤善惡可為六氣之常主也蓋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謂六氣辯為六名然總歸陰陽之一氣

腸胃篇第三十一

馬蒔曰內言腸胃之數故名篇

黃帝問於伯高曰予願聞六腑傳數者腸胃之小大長短受穀之多少奈何伯高曰請盡言之穀所從出入淺深遠近長短之度唇至齒長九分口廣二寸半齒以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胃紆曲屈伸之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大容三斗五升小腸後附脊左環迴周疊積其注於迴腸者外附於臍上迴連環十六曲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三尺迴腸當臍左環迴周葉積而下迴連環反十六曲大四寸徑一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廣腸傳脊以受迴腸左環葉脊上下辟大八寸徑二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腸胃所入至所出長六丈四寸四分迴曲環反三十二曲也

馬蒔曰此言腸胃自所入至所出之度數也小腸上口乃胃之下口小腸後附於脊從左環迴周疊積所注之物以入於迴腸者外附於臍上迴運計

環十六曲大四寸徑口八分分之少半即半分也其長三丈三尺又迴腸者大腸也大腸上口即小腸下口也大腸當臍左環迴周葉積而下迴其連環反十六曲大四寸徑口一寸之少半即五分也長二丈一尺又廣腸者直腸也廣腸附脊以受迴腸之物左環葉在脊之上下盤辟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則是二十七八分也其長計二尺八寸

張志聰曰此言有生之後總藉水穀之所生養故

專論其腸胃胃主受納水穀腸主傳道變化其精液血氣由此而生焉越人曰唇為飛門齒為戶門會厭為吸門胃為賁門太倉下口為幽門大小腸會為闢門下極為魄門蓋唇齒乃始受水穀之門故先論唇齒之廣長古者主為衛使之迎糧舌和而後能知五味會厭者喉之上套所以分別咽喉咽乃胃之門主受納水穀喉乃肺之竅以司呼吸者也

平人絕穀篇第三十二

馬蒔曰內論平人絕穀七日則死故名篇

黃帝曰願聞人之不食七日而死何也伯高曰臣請言其故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之穀常留二斗水一斗五升而滿上焦泄氣出其精微悍悍滑疾下焦下瀉諸腸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迴腸大四寸徑一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

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腸胃之長凡五丈八尺四寸受水穀九斗二升一合合之大半此腸胃所受水穀之數也平人則不然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虛更滿故氣得上下五臟安定血脈和則精神乃居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故腸胃之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後後二升半一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留水穀盡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精氣津液皆盡故也

馬蒔曰此詳言平人皆不食而死之故也平人者無病之人也

張志聰曰此論人之臟腑形骸精神氣血皆藉水穀之所資生水穀絕則形與氣俱絕矣六節臟象論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平人不然者謂平常無病之人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日夜消化止留三斗五升無有如此之留積也是以不飲食七日則所留之水穀盡矣水穀盡則精氣津液皆盡矣王芳侯曰病人不飲食七日不死者水穀留積故也蓋留積則為病矣

海論篇第三十三

馬蒔曰內論人有四海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法於夫子夫子之所言不離於營衛血氣夫十二經脈者內屬於臟腑外絡於肢節夫子乃合之於四海乎岐伯答曰人亦有四海十二經水經水者皆注於海海有東西南北命曰四海黃帝曰以人應之奈何岐伯曰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氣海有水穀之海凡此四者以應四海也黃帝曰遠乎哉夫子之令人天地四海也願聞應之奈何岐伯答曰必先知陰陽表裏榮輸所在四海定矣黃帝曰定之奈何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其輪上在氣衝下至三里衝脈者為十二經之海其輪上在於大杼下出於巨虛之上下廉廬中者為氣之海其輪上在柱骨之上下前在於人迎腦為髓之海其輪上在於其蓋下在風府

馬蒔曰此言人之有四海也人有四海者即下髓海血海氣海水穀之海也十二經水者即清水渭水海水湖水汝水潞水淮水漢水江水涇水濟水渚水也夫天下經常之水固有十二而此水皆注於海海有東西南北之四方故不曰十二而止曰四海也惟胃為水穀之海其輪穴上在氣衝下至三里惟衝脈為十二經之血海其輪穴上在於足太陽膀胱經之大杼下出於足陽明胃經之巨虛上廉與巨虛下廉又廬中為氣之海其輪穴在於督脈經天柱骨之上下前在於足陽明胃經之人迎又腦為髓之海其輪穴在於其蓋即督脈經之百會下在於督脈經之風府

張志聰曰夫天主生物地主成物是以人之形身應地之四海十二經水然水天之氣上下相通是以頭氣有街胃氣有街腹氣有街腰氣有街經氣上下之出入也故合人於天地四海必先明知陰陽表裏榮輸之所在四海定矣胃者水穀之海其輪上在氣衝氣在腹者止之背俞下至足之三三是水穀之海上通於天氣而下通於經水也衝脈者為十二經之海其輪上在於太陽之大杼下至巨虛之上下廉而出於腰氣之街是衝脈之外通於天氣而內通於經水也廬中者為氣之海在膺胃之內宗氣之所聚也宗氣流於海其下者注於氣街其上者走於息道故氣在膺者止之膺與背俞故其輪上在背之天柱前在膺胃之人迎是氣海之上通於天而下通於經水也腦為髓之海氣在頭者止之於腦故其輪上在於其蓋下在督脈之風府是髓海之上通於天而下通於經水也是十二經脈應地之十二經水經水者皆注於海海有東西南北而海之雲氣上通於天是以人之所以合天地四海也

黃帝曰凡此四海者何利何害何生何敗岐伯曰得順者生得逆者敗知調者利不知調者害馬蒔曰此言四海之得生且利者以其順而善調之否則敗害至矣姚士因曰人合天地四海升降出入運行無患故得順而和則生利無窮逆而不調則敗害至矣黃帝曰四海之逆順奈何岐伯曰氣海有餘者氣滿胃中悅息面赤氣海不足則氣少不足以言

馬蒔曰此言四海之逆順先舉氣海之偏勝者言之見其所以為逆反此則為順有餘者邪氣有餘而實不足者正氣不足而虛也下文做此吳懋先曰天地陰陽之道更相和平者也故有餘不足皆為之逆廬中者宗氣之所居上出於喉以司呼吸故氣海有餘者氣滿胃中氣息悞亂氣上逆故面赤也氣海不足則氣少氣少故不足於言血海有餘則常想其身大悞然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亦常想其身小狹然不知其所病

馬蒔曰此言血海之偏勝而病者見其所以為逆反此則為順矣蓋承上文衝脈為十二經之海者而言耳

吳懋先曰衝脈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為經脈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至胃中而後散於皮膚之間是衝脈之血充貫於周身故有餘則覺其身大不足則覺其身小悞然狹然不知其為何病王芳侯曰血以應水故有餘常想其大不足則覺其為小矣

水穀之海有餘則腹滿水穀之海不足則飢不受穀食

馬蒔曰此言水穀之海偏勝則病見其所以為逆反此則為順也

姚士因曰胃氣有餘故腹脹滿胃氣不足故飢而不受穀食髓海有餘則輕勁多力自過其度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腰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臥馬蒔曰此言髓海之偏勝而病者見其所以為逆